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九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九

漢

孝成皇帝

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食

夏四月無雲而雷有流星從日下東南行四面如雨自晡及昏止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

上以災變博謀羣臣中壘校尉武帝置掌北軍壘門內又外掌西域劉向上書曰臣聞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漢書天文志大角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攝提災及紫宮五行志是年七月星孛東井踐五諸侯出河戍北貫紫宮中南逝犯大角攝提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臣雖圖上猶須口說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謂召入也向具言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其言多痛切上

終不能用時谷永為北地太守當之官上使淳于長受所欲言永對曰建始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蜂起內則為深宮後庭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苑囿街巷臣妾之家微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士陳勝項梁奮臂之禍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慎永黨于王氏專攻上身與後宮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後上欲用劉向為九卿為王氏所持故終不遷谷永自北地徵入為大司農歲餘以病免

冬十二月大司馬衛將軍商卒諡景成以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

商卒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于南郡占墾草田數百頃以入縣官而貴取其直一萬萬以上為

丞相司直孫寳字子嚴鄗陵人所發上由是廢立而用根

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

故丞相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天子賞賜前後千萬禹内殖貨財買田多至四百餘頃皆極膏腴身居大第後堂日理絲竹管絃又自治冢塋奏請肥牛亭地王根以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宜更賜禹他地上不從王根害其寵數毀惡之上愈益敬厚禹禹疾車駕自臨問親拜禹床下禹數目其少子少子未有官上即拜為黄門郎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乃至禹第辟

張禹鄙夫患失雲言足以盡之然元成時權貴奸政倒持太阿為有目所共覩乃錚錚如劉向輩不過因緣災異冀収納牖之助是以明者推往知來之說元帝既用以拒京房而禹且得引天變深遠不語神怪作正人為

左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根有隙恐為所害謂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因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

亂道矣是則執六藝以文奸言亦漢時腐儒高談經術者有以釀成之耳

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乃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初雲在元帝時五鹿充宗方貴幸為梁邱易與諸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抗雲獨與論難連拄之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及是復言張禹後遂不復仕常居鄠教授弟子卒于家

辛亥三年春岷山（注見前）崩壅江三日江水竭

劉向曰周岐山（注見前）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于蜀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注見前）至辰（大火也注見前）殆必亡矣

癸丑綏和元年春三月立定陶王欣（共王康子即哀帝）為皇太子

先是中山王興定陶王欣來朝中山王獨從傅定陶王盡從傅相中尉上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令誦詩通習能説問中山

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帝由是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是時二王子帝為至親定陶傅太后（即共王康之母傅昭儀）隨王來朝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王根三人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計皆勸帝以為嗣帝為加元服而遣之（事在元延四年）至是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立為太子（時孔光議以為宜立中山王上不從左遷光為廷尉十一月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以奉共王後初太子幼時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至是為太子詔傅太后與太

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不得相見皇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于是許之是年八月中山王興卒

封孔吉孔子十三世孫為殷紹嘉侯三月與周承休侯皆注見前進爵為公

初元帝時詔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推求其嫡不能得匡衡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議寢不行至是梅福復言之上乃下詔封吉與周承休侯俱進爵為公地各百里

夏四月建三公官

御史大夫何武言末俗事煩宰相才不及古而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不治宜建三公官上從之以王根為大司馬罷驃騎將軍官武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無印綬官屬至是始授金印紫綬置官屬不復領將軍以武為大司空封氾鄉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焉

冬十月大司馬根病免

衛尉淳于長有罪下獄死廢后許氏自殺以王莽為大

司馬

初趙皇后之立長有力焉故上德之大見信用貴傾公卿許后姊孊音靡后姊名初為龍頟侯韓寶妻寶以鴻嘉元年卒寡居長與私通因娶為小妻許后時徙居長定宮三輔黃圖林光宮中有長定宮因孊厚賂長求復為倢伃長受詐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輒與孊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王莽心害長寵白之莽侍王根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且言其罪根怒使白東宮莽求見太后具言其狀太后亦怒命往白帝上以太后故免長官不治罪

遣就國會紅陽侯立上疏為長求留上疑之逮長繫
詔獄窮治長具服皐至大逆死獄中紅陽侯立故與長有怨及長當
就國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遺立立因為
長求留上疑之下吏按驗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
疑其有大姦遂下長獄遣立就國丞相方進復劾奏
立黨友後將軍朱博等免官歸郡朱博字子元杜
陵人使廷尉孔光持節賜許后藥自殺葬延陵交道廐西上以
王莽首發大奸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遂以莽
為大司馬莽既繼四父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聘請
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
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
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夫人皆驚其飾名

如此

罷刺史置州牧秩二千石

丞相大司空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從之哀帝建平二年以朱博言罷州牧復置刺史如故

詔立辟雍注見前未作而罷

犍為郡注見前于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

下或曰不能具禮顔師古曰此向設為難者之言也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有司定法筆則筆削則削至于禮樂則曰不敢是敢于殺人不敢于養人也夫教化所恃以為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其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罷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未幾劉向亦卒

殺丞相以當災變啟後世無窮惡習乃至持節賜牛酒使有未白事以病不起聞者爲令典荒

甲寅 二年春二月丞相方進卒

時熒惑守心 注見前 丞相府議曹李尋奏記方進言今災變迫切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闔府三百餘人 丞相官屬 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 音肥 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册責讓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 如淳曰稲米二斗得酒一斗為上尊 養牛一方進即日自殺 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

繆若此適足召災况弭災乎

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上秘之遣九卿冊贈印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

綬賜乘輿秘器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于它相故事

三月帝崩

帝素彊無疾病時梁王名立梁懷王揖七代孫楚王名衍宣帝孫楚孝王

子　翼來朝明旦當辭去又欲拜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

書贊顏師古曰贊謂延拜之辭昏夜平善鄉晨欲起不能言而崩

民間讙譁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治

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以孔光為丞相

光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侯印綬

夏四月太子欣即位是為孝哀帝

帝初立躬行儉約罷樂府官及官織綺繡除任子令應劭曰任子令者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不以德選故除之誹謗詆欺法出宮人免官奴婢益小吏俸政皆由己出

朝廷翕然望治焉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葬延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北

史臣曰成帝善修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簒位盖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追尊定陶共王為定陶共皇

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宫有詔問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定陶太后宜何居孔光素聞傅太后剛暴長于權謀恐其與政事不欲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宜改築宫何武曰可居北宫上從武言北

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稱尊號貴寵其親屬高昌侯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董宏父忠以告霍禹反封侯宏嗣希指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為帝太后事下有司王莽師丹帝為太子時丹為太子太傅及即位以為左將軍領尚書事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而稱引亡秦非所宜言大不道上納其言免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必欲稱尊號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

陶共王為共皇

五月立皇后傅氏

傅太后從弟晏之子也

尊定陶太后曰定陶共皇太后丁姬曰定陶共皇后封丁明共皇后兄傅晏共皇太后從父之子皆為列侯晏孔鄉侯明陽安侯

共皇太后共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皇太后中宮皇后

詔劉歆字子駿向少子典領五經

限田之制其名似美實不可行

王莽薦劉歆有才行為侍中稍遷光祿大夫貴幸上復令典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于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諸書之總要六藝略六藝之文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凡九種諸子略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凡九家外又有小說家詩賦略賦三種雜賦歌詩為五種兵書略權謀形勢陰陽技巧為四種術數略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為六種方技略醫經經方房中神仙為四種

六月詔限民名田不果行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

且一州一邑中田満三十頃者本不多見即分其所餘何以與貧民亦且勢難遍給徒使富者詭名寄户貧者訴告紛爭而已是豈達治體者之所為

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至是師丹復建言帝下其議丞相大司空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内侯吏民名田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没入官貴戚近習不便遂寢不行

秋七月罷大司馬莽就第以師丹為大司馬封高樂侯

初太皇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即上疏乞骸骨

帝遣尚書令詔起之又遣孔光等白太皇太后復令莽視事至是置酒未央宮内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于太皇太后坐旁莽按行責内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大怒不肯坐莽乞骸骨罷就第時右將軍傅喜傅太后從弟好學問有志行莽既罷衆庶歸望于喜先是上官爵外親喜獨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乃以師丹為大司馬而賜喜黄金百

斤以光禄大夫遣歸養病何武唐林沛國人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忠臣社稷之衛喜立于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

遣曲陽侯王根就國免成都侯王况商之子為庶人

帝少聞王氏驕盛心不能善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臧累巨萬大治第宅殿上赤墀户青瑣游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

弓弩陳步兵止宿離宮水衡供帳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推親近吏張業為尚書蔽上壅下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成都侯況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上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而免況為庶人

九月地震

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地震壞城郭壓殺四

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日者衆陽之長君之表也間者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珥音耳蜺讀曰霓皆日旁氣也數作惟陛下執乾剛之德諸保阿乳母甘言卑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絶小不忍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為變此為母后與政亂朝惟陛下親求賢士以崇社稷五行以水為本今汝潁漂涌並為民害咎在皇甫卿士之屬惟陛下少抑外親

大臣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地數震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顓命女宮作亂此行事之敗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宜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以輔聖德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皆使就

賈讓以放河使北入海為上策然西薄大山固可不致氾濫至東薄金堤此堤將以何地為限且既有堤又豈有久而不潰者居今之世雖大禹復生吾知其

南畝以視天下上雖不能從然頗采其語尋遷黃門侍郎

求能浚川疏河者

騎都尉平當（平以邑為氏當字子思平陵人）以經明禹貢使領河堤奏言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浚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顏師古曰遺留度計也言川澤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必計水之所不及）

無善策亦不過補偏救弊耳

然後居而田之也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民起廬舍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注皆見前至魏郡昭陽故城今在河南彰德府安陽縣東西互有石隄激

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决黎陽遮害亭（在今濬縣西南舊為河所經）放河使入海河西薄大山（謂太行諸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汎濫朞月自定此功一立河定民安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淇水之口也在今河南衛輝府輝縣西北）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冀州諸渠皆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

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則下隰填淤加肥禾麥更為秔稻轉漕舟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治河堤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中策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詔定世宗為不毀之廟

孔光何武奏言本始二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羣臣雜議皆以為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王舜劉歆曰禮天子七廟可常

數者也宗不在此數苟有功德則宗之故殷太甲為

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宗無數也以七廟言

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

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

此不宜毀制曰可

冬十月策免大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為大司空

左右或議武事親不篤帝亦欲改易大臣乃策免武

就國以丹為大司空丹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前大

行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貴寵變動政事
卒暴無漸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倉
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傅太后
從弟子遷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
上不得已復留遷孔光與丹奏詔書前後相反天下
疑惑無所取信請歸遷故郡上逼于傅太后卒不得
遣復為侍中
孝哀皇帝

乙卯建平元年新城侯趙欽趙太后弟綏和二年封以罪免徙遼西漢郡治且慮故城在今直隸永平府東

司隸校尉解光解氏晉解陽之後以邑為氏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宮中史曹宮皇后宮女史曹姓宮名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吏問皆得其狀其他飲藥傷墮者無數趙昭儀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請窮竟議正法于是免欽及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議郎耿育上言將順君父之美

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乃訐揚幽昧之過空使謗議上及山陵臣所深痛也帝亦以為太子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　耿氏周耿國之後

夏四月以傅喜為大司馬　封高武侯

秋策免大司空髙樂侯冉為庶人復賜爵關內侯

泠褒　周有泠州鳩後以為氏褒郎中令　段猶　黃門郎　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言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　尺孕反副也　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羣臣

皆以為宜丹曰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亡二上之義也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為共皇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天地宗廟社稷

立廟京師遣祭無主及去太祖一國不墮之祀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數語最為切情近理明代興獻王之議衆訟嘵嘵未有如此明晰者

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今欲立廟于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寖不合上意會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博士申咸炔古惠切欽齊人許商弟子上書言丹經行無比奏封事不及深思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上貶

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尚書令唐林上疏曰丹經為世儒宗德為黄耇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太重惟陛下裁之詔賜丹爵關内侯

冬十月以朱博為大司空

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其弟宜鄉侯綏和元年封參皆自殺

中山王箕子興之子幼有青病時未滿歲蘇林曰青病名為肝厥發時唇口手足十指甲皆青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帝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顔師古曰狂而變易常性也病發

西歸因誣馮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以當熊事事見前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元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數十日無所得更遣中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傅太后指治馮太后女弟弟婦死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故也乃飲藥自殺弟參召詣

廷尉亦自殺參通尚書少為黄門郎宿衛十餘年以嚴見憚不得近侍帷幄以王舅封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且死歎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無以見先人于地下衆莫不憐之馮氏死者十七人司隸孫寳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乃下寳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左遷敦煌魚澤障侯大司馬喜光禄大夫龔勝字君賓楚人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寳復官張由賜爵關内侯史立遷中太僕後帝崩孔光奏前由誣告骨肉立陷人大辟請免為庶人徙合浦

丙辰二年春三月策免大司馬喜罷三公官

夏四月復以御史大夫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

丁傅驕奢皆嫉傅喜恭儉又傅太后欲稱尊號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為不可帝先免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朱博與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毀短喜因遂策免喜朱博又奏言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于是更置

御史大夫以博為之又以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並如故事是夏傅太后以喜附下罔上與師丹同心背畔遣就國

策免丞相博山侯光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封陽鄉侯

孔光自議繼嗣持異又重忤傅太后指策免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以少府趙元為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黄門侍郎掌侍從左右給事中揚雄揚氏出周伯喬與揚別為一氏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成帝時以王音薦待詔獻羽獵賦除為郎及李尋尋對

曰此洪範所謂鼓妖洪範傳曰安闇之氣發于聲音故有鼓妖者也人君

不聽為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
宜退丞相以應天變不退期年其人自蒙其咎雄亦
以為聽失之象且曰博為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
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上不聽
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此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尊共皇太
后傅氏為帝太太后共皇后為帝太后
朱博既相上遂用其議下此詔于是帝太太后稱永
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傅太

后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丁傅爲公卿列侯侍中諸曹甚衆然帝不甚假以權勢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免關内侯師丹爲庶人遣新都侯王莽就國

丞相御史言師丹王莽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誅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爲庶人詔免丹遣莽就國諫大夫楊宣什加人言孝成皇帝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承奉東宮哉太皇太

自睢孟翼奉好言陰陽災異而

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勑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陛下登高望遠獨不慚於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商子邑為成都侯（莽就國杜門自守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頌莽者以百數元壽元年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頌莽功德于是徵莽還京師）

六月帝太后丁氏崩（合葬共皇園）

大赦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韋昭曰數陳聖劉之德也）太平皇帝尋罷待詔夏賀良等伏誅

待詔黃門夏賀良（重平人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言天帝使

圖讖符命之說興然劉向谷永之倫早有以啟之矣馴至甘忠可夏賀良輩踵之新莽遂借以襲漢左道之誅其可貸耶

真人赤精子下教此道因以傳賀良及郭昌等劉向奏忠可罔上惑衆下獄病死後司隸校尉解光亦以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郭昌為長安令勸李尋宜助之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黄門言漢曆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號可得延年益壽上久寢疾遂從其議改號月餘寢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進退大臣上以其言無驗詔罷改元易號事下賀良等吏皆伏誅李尋及解光徙敦煌郡

秋八月丞相博有罪自殺御史大夫趙元減死論

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傅晏風丞相博令奏免喜侯

博與趙元議之元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何武前就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皆請免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嘗怨喜疑博元承指即召元問狀元辭服詔減元死罪三等削晏户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

冬十二月（通鑑作冬十月考漢書表係十二月甲寅今從漢書）以平當為丞相（封關內侯李奇曰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也）

丁巳三年春三月丞相當卒

上欲名封當當病篤不應名或謂當不可彊起受印

為子孫耶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受印還死死有餘罪不起所以為子孫也至是卒

有星孛于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鼓

夏四月以王嘉字公仲平陵人為丞相封新甫侯

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于得人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數更政事舉劾苛細中材苟容求

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惟陛下留神擇賢記善忘過勿責以備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也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風俗通荊蠻有瞞氏後改為滿蕭咸字仲望之子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上納用之

無鹽東平國治危山在今東平州東北土起瓠山漢書作報山師古曰報本作瓠以其形似瓠耳石立東平王雲宣帝孫東平思王宇子坐祠山在今東平州北

祭祝詛自殺以孫寵長安人為南陽太守息夫躬息公子遷爵大夫遂為息夫氏躬字子微河陽人為光祿大夫

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山脅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祀之息夫躬孫寵相與謀曰此取封侯之計也乃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時上被疾多所惡逮謁驗治言使巫祠祭詛祝上為雲求為天子以為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誅王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擢寵為南陽太守弘躬皆光祿大夫廷尉梁相疑雲獄有飾辭奏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上以相等顧望無討賊嫉惡之意皆免為庶人

戊午四年春關東民訛言行籌

關東民無故驚走持槀禾稈或掫麻幹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西王母張揖曰狀如人豹尾虎首戴勝而處籌或被髮徒跣或夜折關踰墻或車騎犇馳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禁止民又聚會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顏師古曰西王母元后壽考之象行籌言執國家之籌策行于天下

二月封傅商傅太后從弟幼君之子為汝昌侯

上欲封商尚書僕射鄭崇平陵人字子游傅喜薦之數諫爭每見曳草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諫曰成帝封五侯天赤黃晝昏日中有黑

氣今無故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因持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顓制耶上遂下詔封商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子鄭業（傅太后父晏卒母更嫁魏郡鄭翁生男惲惲生業）為陽信侯追尊業父惲為陽信節侯

下尚書僕射鄭崇獄殺之免司隸孫寳為庶人

侍中董賢（雲陽人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帝立遷為郎）美麗自喜性和柔便辟得幸于上常與上卧起妻得通籍殿中女弟

為昭儀父恭為少府賜爵關內侯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皆選上第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至東園秘器顏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少府珠襦玉柙顏師古曰以珠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玉為柙至足亦縫黃金以為縷無不備具下至僮僕皆受上賜又為賢起冢義陵建平二年以永陵亭部為初陵即義陵也在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西北旁周垣數里鄭崇切諫上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尚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

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曰崇獄覆治搒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寃疑昌與崇内有纖介浸潤相陷臣請治昌以解衆心詔曰司隸寶附下罔上國之賊也免為庶人崇死獄中昌後為河内太守王莽秉政以其譖

鄭崇免官

徙合浦

夏六月尊帝太太后傅氏為皇太太后

秋八月封董賢為高安侯孫寵為方陽侯息夫躬為宜

陵侯

初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上因東平王事以封賢上于是定息夫躬告東平王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賢以聞皆先賜爵關内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持詔示丞相御史于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言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即必有言賢當封者天下雖不悅咎有所分臣知順指不逆可得容身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

上不得已止數月遂下詔切責公卿曰東平王雲圖弑天子公卿股肱莫能銷厭未萌賴宗廟之靈侍中賢等發覺伏辜其封賢寵躬皆為列侯躬數進見歷詆公卿大臣衆畏其口見之側目明年夏賈延免左遷執金吾毋將隆毋將複姓隆名字君房蘭陵人為沛郡都尉上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毋將隆奏言古者方伯專征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距寇賜武庫兵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便僻

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猶缺也國威器共其家備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悅頃之傅太后賤買執金吾官婢隆奏請更平直詔隆與永信宮爭貴賤之賈傷化失俗左遷為沛郡都尉成帝末隆為諫大夫嘗奏言宜徵定陶王居國邸故上宥之王莽少慕與隆交隆不甚附後莽秉政使孔光奏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免官徙合浦

諫大夫鮑宣字子都勃海高城人上書

時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上書曰竊見孝成皇

帝時外戚持權濁亂天下是以日蝕且十慧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復劇于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饑渴者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民有七亡水旱為災一也重責賦稅二也貪吏取受三也豪強蠶食四也苛吏徭役五也部落鼓鳴六也盜賊刼略七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也治獄深刻二也冤陷無辜三

也盜賊橫發四也怨讎相殘五也歲惡饑餓六也時氣疾疫七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父子夫婦不能相保奈何獨私養外親幸臣予賞賜大鉅萬使從奴賔客漿酒藿肉言視酒如漿視肉如藿非天意也孫寵息夫躬奸人之雄惑世尤劇宜以時罷退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傅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孔光彭宣淮陽陽夏人因張禹薦至左將軍建平元年免龔勝可大委任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

自專快意而已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其名儒優容之

己未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以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尋罷晏就第

初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躬因言災異屢見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問丞相王嘉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況于上天神明而可欺乎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

正推誠行善民心悅而天意得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上不聽因拜傅晏丁明皆為大司馬會有日食之變詔舉直言嘉復奏封事略曰元帝溫恭少欲賞賜節約故少府水衡見錢多雖遭凶年加有羌變終無傾危之憂成帝時諫臣多言燕樂女寵耽酒之害其言甚切終不怨怒寵臣史育數貶退張放斥就國淳于長搒死于獄不以私愛害公義陛下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共皇寢廟比當作以用度不足憂閔元元今始作治而董賢亦治大第使者護作甚于治宗廟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惟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鄧通韓嫣驕貴逸豫卒陷罪

辜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也宜節賢寵安全其命 上不悅杜鄴字子夏繁陽人以方正對策亦言之略曰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日食明陽為陰擠令諸外家並侍帷帳典兵至乃並置大司馬當拜之日晻然日食欲令昭昭以覺聖朝願陛下加致精誠以厭下心 上乃徵孔光詣公車問以日食事拜為光祿大夫董賢亦以日食沮晏躬之策上乃收晏印綬罷歸第

皇太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號孝元傅皇后

孫寵息夫躬以罪就國寵國龍亢在江南定遠縣躬國杜衍在河南南陽縣

丞相御史奏躬寵罪過上乃下詔罷躬寵官遣就國

躬之國未有第舍寄居卯亭姦人以為富數守之躬恐每夜被髮立亭中向北斗祝盜人告躬祝詛上遠繫雒陽獄僵地絶咽死躬母聖棄市家屬徙合浦寵亦坐前為姦讒徙合浦事俱在元康二年

以鮑宣為司隸

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相驚今日食于三始誠可畏懼陛下深内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親徵拜孔光發覺寵躬過惡衆庶歙然莫不說喜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

董賢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海内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耶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内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瑞上乃徵何武彭宣而拜宣為司隷

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

上託言傅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户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禄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四方同怨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哉初廷尉梁相以請覆治東平王獄免為庶人事見前已而更赦嘉薦之上不

孔光首劾王嘉　嘉轉以光為賢

能平及封還董賢事上乃發怒名嘉詣尚書責問以相事下將軍中朝（內朝也）者孔光等劾嘉罔上不道請名詣廷尉永信少府猛等以為聖王之于大臣進以禮退以義闕械受咎非所以重國家褒宗廟也上從光議名嘉詣廷尉（使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引杯擊地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衆何為咀藥而死）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載至都船（執金吾屬有令丞）吏稍侵辱嘉嘉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

此固嘉能忘情恩怨然光之欺世盜名使人至死不悟安得不謂之大奸耶

丞相官屬不法司隸鈎止職也

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而死元始四年追謚嘉為忠侯封嘉子崇為新甫侯

秋七月以孔光為丞相八月以何武為前將軍彭宣為御史大夫

上覽王嘉之對思其言故有是命光復故爵

下司隸鮑宣獄髠鉗之

丞相光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

乃不問孔光反捕從事例置己極在孔光固不肯自劾以免宣罪但彰宣素稱賢者又為御史大夫而有意脂韋以閉距詔使曲為周內鄙矣馴致舉幡太學儼如聚衆當時之政尚可問哉

鉤止摧辱丞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欲捕從事宣閉戶不納遂以閉距使者大不敬不道下獄博士弟子王咸濟南人等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人遮丞相自言又守闕上書上竟抵宣罪

冬十二月以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

大司馬丁明素重王嘉以其死憐之上方欲極董賢位恨明遂策免就第以光祿大夫韋賞為大司馬數日卒以賢大司馬衛將軍冊曰定國于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時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

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親屬皆侍中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上故令賢私過孔光光聞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兄之子為諫大夫常侍後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上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時王閎平阿侯譚子為中常侍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陛下承宗廟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閎妻父蕭咸望之子也賢父恭慕之欲為子求咸女為婦使閎言之咸私謂閎曰董公大

司馬册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耶闕闔咸言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此意不悅

庚申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皆來朝

先是匈奴單于上書請朝在建平四年初成帝河平中匈奴復株累若鞮單于入朝綏和元年烏珠留若鞮單于立漢遣夏侯藩使匈奴大司馬王根以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得之于邊甚饒乃白帝以指曉藩令求之藩至語次説單于上書獻此地單于曰此詔語耶抑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匈奴西邊仰此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藩還單于以狀聞徙藩濟南太守既而匈奴敗烏孫要其質子漢使責讓單于單于既受詔遂請朝 時帝被疾或

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詔問公卿亦以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揚雄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于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故前世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運府庫之財而不悔今單于歸義願朝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者也夫百年勞之

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留意于未亂未戰以息邊萌一作甿民也之禍書奏上召還匈奴使者而許之至是來朝賞賜如河平時單于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怪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烏孫自分立兩昆彌事具宣帝甘露元年漢用憂勞且無寧歲成帝元延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為降民所殺諸遣中郎將段會宗立日安弟末振將為小昆彌時大昆彌雌貴靡勇健末振將恐為所并使人刺殺之漢欲討之而未能遣會宗立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久之翎侯難栖殺末振將安日子靡犂代為小昆彌于是漢復遣會宗誅死末振將子番卯末振將弟卑爰疐將衆

漢衰短祚國勢寖微試思當時為何時適會昆彌內難偶爾入朝自以為榮不亦靦哉

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借兵兼并兩昆彌兩昆彌畏之親依都護及是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為榮時西域凡五十國本三十六國分為五十餘國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之屬不在此數佩漢印綬者凡三百七十六人

夏四月壬辰晦日食

五月正三公分職董賢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封長平侯

六月帝崩

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之未央宫收取璽綬

董賢以罪罷即日自殺

太后召賢問以喪事調度賢憂懼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莽以建平二年遣就國尋徵還事見前乃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黄門期門兵皆屬焉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不親醫藥禁止不得入宫殿即闕下册收賢印綬罷歸第賢即日與妻皆自殺家

惶恐夜葬莽疑詐死發其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收

沒入家財四十三萬萬父恭與家屬徙合浦

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

獨何武前將軍公孫祿左將軍以為惠昭之世外戚持權

幾危社稷今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令外

戚持權親疎相錯為國計便于是武舉祿祿亦舉武

太皇太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秋七月迎中山王箕子為嗣

太皇太后與莽議遣車騎將軍王舜使持節迎之

八月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

莽白太皇太后以皇太后前與女弟昭儀專寵錮寢殘滅繼嗣貶為孝成皇后徙居北宫　五行志成帝時童謡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涎涎美好貌張公子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宫門銅鍰言將尊貴也後立為皇后弟昭儀賊害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也

徙孝哀皇后于桂宫長安圖北宫桂宫俱在未央宫北

後月餘與孝成皇后俱廢為庶人就其園皆自殺

追貶傅太后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為丁姬

傅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傅晏將妻子徙合浦獨

下詔褒揚傅喜徵還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

遣就國以壽終

以甄邯陳留風俗傳舜陶甄河濱後以為氏為侍中奉車都尉免何武公孫禄遣

紅陽侯立就國

莽以孔光名儒歷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于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諸素所不悅者皆傅致其罪為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畏不敢不上莽白太后輒可其奏乃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免官就國董宏子武以父邪佞奪爵紅陽侯立莽諸父内敬憚之令光奏立罪惡以前知淳于長罪多受其賂白宮婢楊寄私子為皇子使衆疑呂氏少帝復出太后不聽莽曰漢家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

臣議羣臣傾邪亂從此起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時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復令大臣以罪過奏遣仁就國于是以王舜王邑為心腹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當之子領機事劉秀歆改名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涕泣固讓上感太后下示信于衆庶焉

榮免大司空宣遣就國

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印綬乞骸骨歸鄉里莽恨宣

光之憂懼盡心知莽偽為尊事

求退白太后策免宣宣居國四年卒

以王崇為大司馬封扶平侯

九月中山王箕子即位是為孝平帝明年更名衎

時年九歲明年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

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

以孔光為帝太傅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為大司

徒

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

不得與王舜王邑同預腹心之列耳豈真以漢祚將移痛心疾首哉厥後以周公頌莽功德肺肝畢見矣

后徙光為帝太傅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猶言禁中也署門户省猶視也服御食物

冬十月葬義陵

荀氏悅曰帝覩孝成之世祿去公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務攬主威以則宣武然董賢用事大臣誅傷有覆餗棟橈之凶享國不永亂臣秉間豈不哀哉

孝平皇帝

辛酉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王莽自為太傅號安漢公褒賞宗室羣臣

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莽白太后以薦宗廟于是羣臣盛陳莽功德宜賜號曰安漢公益爵邑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因數讓四稱疾不起太后乃詔光為太師舜為太保豐為少傅邯封承陽侯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元功無使百寮元元失望太后乃以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公第益封二萬八千户

莽為皇恐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立東平王開明故王雲太子封宣帝耳孫三十六人為列侯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同産子者皆得以為嗣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絶者復其屬吏以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禄以一與之終其身下及鰥民鰥寡恩澤無所不施又風公卿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詔曰自今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才

吏初除奏事者引入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于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二月置羲和官初置自為一官及莽篡位改大司農為羲和後又更為納言

夏五月丁巳朔日食

六月拜帝母衛姬中山盧奴人為中山孝王后

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自貴外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宜戒前事為後代

莽威福自恣篡奪之勢已成申屠剛直言無隱可謂不畏彊禦第其請召馮衛二族親奉宿衛謂可抑禍患之端則所謂月落星替之為耳

法乃遣甄豐拜衛姬為中山孝王后帝舅寶元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申屠剛（字巨卿茂陵人時為扶風功曹）以直言對策曰聖主始免襁褓至親分離誠宜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莽令太后詔剛僻經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

封公孫相如（周公後通鑑作曹頃公八世孫公子寬今從漢書）為褒魯侯孔均（孔霸曾孫）為褒成侯

以奉周公孔子之祠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

壬戌二年春黄支國應劭曰黄支在日南之南去長安三萬里獻犀牛師古曰犀狀如水牛頭似豬四足類象黑色一角當額前鼻上又有小角

黄支在南海中莽欲耀威德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

越巂郡上黄龍游江中

孔光馬宮等稱莽功德比周公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悦見書序召誥今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

制罷議者會竇遣吏迎母母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
直陳崇劾奏竇坐免終于家
三月大司空崇免以甄豐為大司空
詔封宗室及功臣後
為王侯者百餘人
郡國大旱蝗
莽白太后宜衣繒損膳以示天下莽亦素食上書出
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于是公卿

皆效慕焉凡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

六月隕石于鉅鹿二

大夫龔勝邴漢琅邪人罷歸

勝漢以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依昭帝時韓福故事事見前加優禮而遣之楚又有龔舍與勝相友並著名節世謂之楚兩龔舍以勝薦為諫大夫復拜光祿大夫終不肯起以魯詩教授年六十八卒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其名過于漢

秋九月戊申晦日食

匈奴單于遣女入侍太皇太后

莽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于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集覽須卜複姓居次云其名）入侍太后賞賜之甚厚（時頒四條于匈奴凡中國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而還）

（癸亥）三年春聘安漢公莽女為皇后

莽欲以女配帝以固其權奏請考論五經定取后禮（正十二女之義十二女見公羊傳註何休曰諸侯一娶九女惟天子娶十二女）博采二王後

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多在選中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子材下不宜采太后詔王氏朕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守闕上書公卿大夫伏省户下咸言願得公女為天下母太后從之四年遣大司徒馬宫等迎皇后入未央宫

安漢公莽殺其子宇滅中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汜鄉侯何武故司隷鮑宣等數百人

莽長子宇非莽隔絶衛氏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

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章以莽好鬼神可為變怪驚懼之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推原比類而說誘之令其歸政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盡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吳章腰斬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平陵云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莽因是獄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非議莽紅陽侯立莽尊屬平阿侯仁素剛直皆以太皇太后詔迫

令自殺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何武鮑宣等皆坐死凡數百人北海逄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謂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

（甲子）四年春正月郊祀高帝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夏安漢公莽自加號宰衡

初陳崇張竦奏稱莽功德以為宜恢國如周公至是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復請益封公以

莽意特欲附會圖讖故假訪求

新息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光州息縣名陵前註見二縣及黃郵聚在今河南南陽府新野縣新野縣即今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尋升位在諸侯王上莽雖專權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千萬數以故左右日譽之

起明堂辟雍注俱見前靈臺應劭曰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以望氣書雲物立樂經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

逸書以號名天下言符命者史乃謂公車多異能之士無識甚矣

及有逸禮古書天文圖讖張衡曰圖讖虛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前後至者千數

徵能治河者

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闗並闗氏夏大夫闗龍逢之後言河決率常于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苦貢反下閑空同此地宜勿以為官亭民室韓牧以為可略于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

但為四五宜有益王橫言河入勃海地高于韓牧所欲穿處徃者海溢西南出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譜如淳曰世統譜牒也云定王五年河徙事見前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之事見前決處遂大不可補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禹貢雒指橫所云西山足即宿胥口也宿胥口在今濬縣之西有上陽三山曰同山曰白祀曰枉人所謂西山者也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時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冬置西海郡故郡在今青海東水經河水又東自河曲逕西海郡南即此

莽自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王莽傳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豪良願等獻鮮水海即青海注見前允谷在西寧邊外黃河北鹽池在青海西南地莽奏以為西海郡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

分京師置前輝光後承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元士官

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吏不能紀

五年春正月復南北郊乙丑

三十年間天地之祠凡五徙自成帝建始元年作南北郊永始三年罷成帝崩太后詔復之哀帝建平三年再罷至是又復

夏四月孔光卒謚簡烈以馬宮為太師

光自莽稱宰衡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令十日一朝賜靈壽杖顏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自然合杖制不須削治省中坐置几

及是卒

及是卒贈賜莽送甚盛以宫代之

五月安漢公莽自加九錫何休曰一輿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戸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

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餘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于安漢公乃策命莽以九錫

封王惲等八人為列侯

先是莽遣惲等八人行天下觀風俗及惲等還詐造

歌謡頌功徳莽以詔皆封列侯時廣平相班穉不上
嘉瑞琅邪太守公孫閎言災害甄豐劾閎造不祥穉
絶嘉應皆不道穉班倢伃弟也太后曰班穉後宮賢
家我所哀也于是閎獨下獄誅莽又奏為市無二價
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
之制違者象刑白虎通曰象刑以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幪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墨其臏犯宮者扉犯大辟者衣無領緣投之于市與衆棄之扉草屨也
發定陶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

莽奏共王母丁姬懷帝太后皇太太后璽綬以葬請發冢取其璽綬太后不許莽固爭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莽又奏共王母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之奏可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萬餘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之

秋八月馬宮罷

宮嘗與議傅太后謚及莽追誅前議者宮為所厚獨不及宮慚懼上書自言詔以侯就第莽篡位以宮為太子師死

冬十二月王莽弒帝

帝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莽因臘日（漢以大寒後戌日為臘）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願以身代藏策金縢敕諸公勿敢言帝崩莽令斂加元服吏皆服喪三年

葬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綱目于平帝不書葬徐昭文以為春秋不討賊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綱目即此意考是時元后方臨朝非臣子比且莽居攝數月劉崇翟義即起兵討之但不克耳不可謂無臣子今依漢書及通鑑仍書葬）

史臣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于變異見于上民怨于下莽亦不能文也

以平晏為大司徒

太皇太后詔徵宣帝元孫莽居攝踐阼

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淮陽王縯中山王成都楚王紆信都王景東平王開明列侯四十八人陽興侯寄等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乃悉徵宣帝元孫選立之先是泉陵侯劉慶上言皇帝富于春

秋宜令安漢公攝行天子如成王周公故事羣臣皆以為宜至是前輝光謝囂奏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太后曰此誣罔不可施行太保舜請於后事已如此莽但欲稱攝以填服天下耳太后不能制乃下詔令安漢公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禮儀皆如天子祭祀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其朝見太皇太后皇帝皇后皆復臣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九